

● 羅曼蒂克故事精選 ●

纖纖 小雨 細細 風

● 卓明誠編譯





傳播書的芳香

開拓知的領域

獻給你

智慧的增進

心靈的享受

中國人的書

●賦中國文學新風貌
●讓祖先遺產大家享

中國古情詩	六〇元
萊根譯解說	七〇元
每日一詩	六〇元
文學典故	一〇〇元
中國名詩	八〇元
唐宋八大家詩文	八〇元
三李詩詞	六〇元
滑稽文學	六〇元
竹林七賢	六〇元
文人軼事	六〇元

俏皮小品	六〇元
詩仙詩佛詩聖	八〇元
打油詩	六〇元
才子小傳	六〇元
世俗與脫俗陶淵明	七〇元
詩詞品賞	七〇元
中國功夫	六〇元
武則天	六〇元
花語花詩花譜	七〇元
色即是色	六〇元
嘿，中國人	六〇元
中國名言集	六〇元
妓女與文學	六〇元
古代漂亮女人	六〇元
中國傳奇	六〇元
中國寓言	八〇元
中國奇談	八〇元
中國笑話	六〇元
民謠情歌	六〇元
中國的古典幽默	六〇元
遊戲文章	六〇元
逍遙的——莊子	六〇元
史記中的賭命人	六〇元
歷代皇帝作品	六〇元
文言助詞用法	六〇元

歷代風雲人物	六〇元
名詩精句薈萃	六〇元
俏皮話精選	六〇元
曹操父子	六〇元
文學記趣	六〇元
中國文學掌故	二〇〇元
中國人的真面目	六〇元
篆字字典	三〇〇元
圍爐夜話	二〇〇元
處世箴言	一〇〇元
花言巧語	六〇元
中國人的妙計	六〇元
老子講義	六〇元
列女傳	六〇元
香艷小品	六〇元
名詩新解	六〇元
古今笑談	六〇元
春聯兩千副	六〇元
中國人的俗話	六〇元
神話故事	六〇元
中國的茶書	七〇元
茶話與茶經	七〇元
英雄好漢	六〇元
風涼話	六〇元
中國秘術	六〇元
古書難字	六〇元

智慧的書

● 是愛智者的良伴
● 是讀書人的益友

幸福的創造	六〇元
你喜愛的詩	六〇元
哲學夜話	六〇元
讀書的技術	六〇元
罵人的藝術與文學	六〇元
絕妙好詞	六〇元
歷史上未記載的歷史	六〇元
節目的故事	六〇元
人生的條件	六〇元
年輕人・你如何活下去	六〇元
苦悶的象徵	六〇元
說話的藝術	六〇元
改變歷史的人	六〇元
愛的真諦	六〇元
神仙列傳	六〇元
俏皮話	六〇元
生命的開拓	六〇元

● 選精事故克蒂曼羅 ●

纖纖 小雨 細細 風

● 卓明誠編譯





書卷萬讀路里萬行

纖纖小雨 細細風

卓明誠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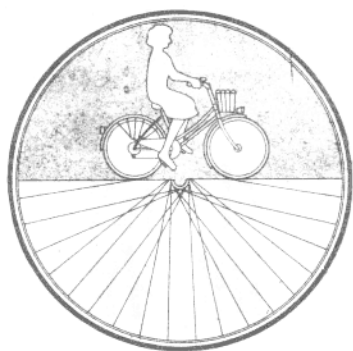


録目

小説・大道（卷頭小語）	五
回春小曲	六
琴韻補情天	二三
償婚記	四四
吉日在今朝	六二
纖纖小雨細細風	七五
良緣難再	一〇二
難言之痛	一二九
百花園裡覓芳菲	一四四
死前之吻	一五六
苦度殘生贖前愆	一七二

小說·大道

●卷頭小語



文字是最能感動人的一種工具，所以古往今來，許多文學作品，能夠傳之久遠而不朽，讓我們讀來歷久而彌新，而那種動人心弦的力量，也不因時間與空間有所減損。

因此之故，我們出版了這本「羅曼蒂克故事」，把美國近年來最為暢銷的小說，精選其中之佼佼者，加以精譯濃縮，介紹給國內的廣大讀者。

對於年輕的朋友而言，最為困擾的問題莫過於「愛情」，往往因之徬徨、迷茫，捉摸不到一個正確的方向，為情所苦。本書中的幾個故事，就是透過文字的表達，讓讀者能對「愛情」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然後決定自己應走的路。

這雖是幾篇「小說」，却可以令您悟出「大道」！



回春 小曲

1
『羅伯特太太，你丈夫的病勢很重呢！』退伍軍人協會附屬醫院的醫生露着一付同情的眼光，而又很堅決的和我說，『我們必須讓他住院治療。』

我瞧着他那一本正經的神氣，心裡有點兒好笑。『那末下個月再來行不行？先讓他玩些日子再說。』我說。

『不行，明天他必定要來住院診查，你丈夫得的是精神病，這對於妳和你們的孩子，可能有危險。』

我覺得這位醫生才真有精神病呢，這未免小題大作了，事情未見得如此嚴重，雖然這些日子來，我也擔心史密斯，怎麼他常無緣無故地性情突變，老喊頭疼，好歹不分，日夜不安，倒

是有些犯着什麼神經病似的。自從那一次駕飛機失了事，現在這些怪現象，難道和頭部被撞傷有些關係吧？所以我只能單獨去查詢醫生。

可是我見到醫生以後，又似乎不願意把事實坦白告訴他；經那位醫生一再地查問之下，我才告訴他史密斯近來的怪行動，當他臨睡的時候，常把手槍放在床下，並且三心兩意一動兒調換他的職業和工作，我們結婚六年了，在這期間裡，我們不知道已搬過多少次的家，在任何一城裡，我們都住不下較長的時間，馬上又要換地方，而且史密斯堅持和家裡親戚朋友們，斷絕往來，我只得遵從他的意見。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又搬到紐澤西州一個小鎮上，這個人地生疏的所在，我們是舉目無親。

醫生靜靜地聽着我的訴說，然後又細心查閱史密斯以往的診察紀錄和表格，最後才作了前面那個決定。這實在叫我難於接受，你想想，假使你聽見醫生說，你心愛的丈夫，必須住入精神療養院的時候，妳的心裡是什麼滋味？

第二天，我勸史密斯上醫院去檢查，甚至於當醫生建議他必須去萊恩斯的療養院詳細診察的時候，我仍然認為他的病不值得大驚小怪。當我們駕車在五月的和風裡沿公路疾駛之際，我心裡想，他須經過詳細檢查以後，才能斷定他的病源和症候，但那也不過是幾天的事情。到了那座窗口滿佈鐵絲網的療養院時，史密斯居然很高興地接受檢查治療，他那舉動無常的性情，叫我捉摸不定，但是當病室的門砰地關上以後，誰也不能猜到我們遭逢的苦難。

第二個星期，我差不多每天都到療養院去，但是我碰到的是些漠不相關的面孔，囑咐我不

必擔心。史密斯也沒一封信或一個電話給我，醫生又不叫我和他見面，這一來，更使我心裡忐忑不安，不知道他出了什麼毛病。那時節我們還不感到經濟困難，因為每日仍可領到史密斯因作戰受傷的撫卹金，但是他早日出院的希望，似乎十分渺茫。一個月的光陰很快地過去了，我每日都在矛盾的思緒中掙扎，一方面我自己悔不該將史密斯送到這個精神療養院來，一方面我又責備自己，為什麼不在早些日子裡讓他接受治療。

最後，我獲准和他見面了，但是並不會給我什麼安慰，因為他有時悶聲不響，有時精神恍惚，有時又十分高興的談他以後的計劃。我從這種情形斷定療養院反而對他有惡劣的影響，我堅決要求醫生，應該允許他回家去住幾天。結果是在他入院兩個月以後，他獲准於七月尾的一個週末回家一次。

2

那個星期天，他整天在家裡沒有什麼異象。夜裡睡覺時我在夢中彷彿聽到聲音，我便順手在床上摸摸發現他竟沒有睡在旁邊。我趕忙起身，那時候從窗口射入的月光很明亮，略一巡視便知道他不知何時溜出去了，我走到客廳仔細的察看，我想他一定是到樓下喝牛奶去了，我又怕把孩子們吵醒，就輕輕的叫了他一聲。經過兩三分鐘的沉默，我聽見光腳上樓的聲音，我同時看見他手裡拿着一把亮閃閃的尖刀。他看見我站在樓梯口，就對我說：『蓓蒂，把孩子們都抱到別的房间裡去，讓我把守這樓梯口。』

『倒底出了什麼事？史密斯！』我問他，『你看見有人闖進來了嗎？』

『趕快按照我說的去作，把孩子們都抱到另一房間裡去。』

當我仍在猶疑不決的時候，他舉起手來打了我一巴掌，當時我竟不覺得痛，不過我知道眼前打我的人，却是平日最喜愛的丈夫。我立刻跑到我那兩個孩子的臥室去，坐在她們兩個小床中間的地板上，哭泣起來。我一隻手護着克麗絲，一隻手護着金娜，我心裡想：這就是醫生說的神經失常，現在他在這深更半夜裡毛病發作了，我和孩子們連躲避的地方都沒有，如何是好？

這時，忽然房門開了，我不敢抬頭去望，我把克麗絲的被單往上拉一拉，像是把她藏起來，史密斯過來拉着我的手說，他本來不想打我，他一定要和療養院的那些人打架。我倍他一同回到房間去，靜靜地的躺着，一直等他睡着了，我側着頭可以看見他放在地板上的那把閃閃發光的尖刀。

我聽着他的呼吸聲音，和過去的多少個夜裡的鼾聲，完全一樣，最小的孩子睡在小床上；我有時一覺醒來，便和今天夜裡的情形一樣，那時我計畫下星期天怎樣去郊外作野餐，給孩子們買什麼玩具，也許高興起來時把史密斯喚醒同他商量。但是他現在病得這樣厲害，甚至於厲害的情形，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於是又責備自己埋怨自己，為什麼他病了這麼久，我竟一點不會發覺過？

回想起第一次碰到史密斯的時候，是在波士頓大學，那時他是回校就讀四年級的退伍軍人，黃頭髮藍眼睛，笑時就露出雪白的牙齒，被太陽光晒得發紅的膚色，處處顯得是個健康的青

年。我們都是在波士頓長大的，父親也都是工程師，我們都是天主教中學畢業的，所以從第一次見面後，就發現這些相同的地方，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們倆便深深地陷在愛情的渦流裡。我發覺他是個極有作為的青年，腦筋也好，他雖然告訴過我，他當飛行員時，曾經失事撞傷，有一個時期他的心理狀態非常惡劣，但是這些話，並沒有絲毫影響了我對他一往情深的愛戀。

六個月後我們結婚了，不久史密斯在法律學系畢了業，他以很多的時間，經營無線電器材。雖然他那樣的努力苦幹，終不能挽回他所面臨的破產惡運。隨後而來的是連串的苦幹，一連串的失敗，他對事業的苦心孤詣種種計畫，都絕不告人，我也從來沒有問過他，但是不久我發現，他對合作者和雇主的疑心，都是不合理的。

當我們孩子出生時——老大克麗絲，老二金娜，最小的約翰是男孩子——他和我一樣的歡喜，而且事實上他確是個好父親。但是他性情的暴躁不安，也日見加深，好像世界上沒有一樁事或一種工作能叫他稱心如意。幾個月以後我們就從波士頓搬到紐澤西來。他找到一份推銷汽車的工作。

按理說，在以前這段期間，若發生意外事情，我應該看出丈夫的症狀，但是我對於一些不足介意的小事件和吵嘴，向來是一笑置之，因為我非常愛我的丈夫和孩子，我懷着做一個賢妻良母的願望，而讓他獨立奮鬥，他不僅要負擔家庭的經濟責任，而且還努力衝破束縛他的精神桎梏。以後每當我想起我的大意疏忽和無知，以致使史密斯受折磨時，我就不由得悲從中來。

史密斯在家裡度過第一個假期，我駕車送他回療養院的那個星期一早晨，我在路上極力抑制自己，設法不去回想夜裡可怕的情況。他好像有所感觸，以遲鈍的語調對我說：『蓓蒂，我愛妳！當我把惡勢力擊敗時，妳必也覺得引以為傲。』到療養院時，他用力的擁抱着我熱吻——由愛情和憤怒而交織成的強烈情緒——然後他邁開大步，獨自地進入那幢暗紅色的建築物。以後的兩個月裡，我每星期要到療養院去兩次，每次遇到的都是那個顯得十分匆忙的醫生，我問他的問題，他的答覆是非常模糊。但是我急於要問明關於史密斯的病狀，和他住院的生活情形，所以有一次我在探視病人時間的前一小時趕去，以便有充分時間，和醫生作單獨的談話。想不到這一次換了另外一個醫生，他是一個和藹的中年人，『啊，羅伯特太太，我是愛佛力醫生，我剛度假回來，但是我對史密斯的病況，知道得很詳細。』他說。

因為他那樣親切和藹，所以我內心的憂慮——史密斯的病勢無進展，以及希望給他有效和適當的治療——完全告訴他，同時我又告訴他，史密斯那天夜裡手持尖刀似欲行兇的情狀。『據我看，史密斯入院後的病勢，反而轉重，』我說。『能否請你到我家裡，給他單獨治療？』他沉思了一會兒說：『羅伯特太太，他的病很重，他患的是神經錯亂症，對於善惡發生錯覺；換句話說，他所想的完全和現實脫節。那個星期天夜裡發生的事情，便是神經錯亂達於高峯的結果，所以我勸妳不要把他送回家去治療。』

我眼淚直流。

隨後他又以極同情的口吻說：『羅伯特太太，這種病並非不治之症，許多同樣的病人，都能逐漸好起來的。不過治療僅是時間問題，妳或須等待幾年，在他療養期間可能還發生其他變化，如企圖殺人或自殺……但是他一定會逐漸好起來，妳對於維持家庭，撫育兒女等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妥善而且較長久的計畫。我非常同情妳，但是我必須把實話告訴妳。』

我提出一個在我腦子裡存了好幾月的問題：『愛佛力醫生，這對於我們的孩子有什麼影響嗎？』

『這種病沒有遺傳性，妳儘可放心。』

『對他的病我有什麼可以盡力的地方嗎？』

『醫學對於精神病方面的研究，仍然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他喃喃地說，『不過有一件事情妳必須去作：按時來看他，不要使他灰心或受刺激。同時妳自己也要鼓起勇氣，增加自己的信心，認為他一定能夠治好。』

談話結束後，我便去探視史密斯，那是一個很寬廣敞亮的大廳，裡面擠滿了探病的人和病人。史密斯穿着褪了色的藍色睡衣，從人群中踱了過來，他的頭髮已被剃光，無論從那一點看，他是一個十足的神經病患者的樣子。我忍含着眼淚，絕不使它淌下來。他起初迷惘的瞧着我，不講話，彷彿一時想不起我是誰來，隨後却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蓓蒂，握住我的手，不要走開。』

愛佛力醫生告訴我的鼓起勇氣和增加信心，談何容易？我每天設法多找些事做，例如每天

想如何給孩子們作不同的點心吃，替她們縫補衣服，使我沒有空閒的時間去憂愁別的，我有時也自我安慰，就當史密斯是出外推銷汽車，要到週末才能回來似的，但是當我沒有事做，心思稍一沉靜時，便要想起史密斯來。

爲解決經濟困難，我找到利用電話推銷兒童衣物的工作，這樣我可以不出家門，便能夠得到若干收入。於是我便這樣忍住辛酸，壓制着感情，日復一日的過活着。每個星期，我還得尋出時間來給史密斯寫信——但始終也接不着他寫的回信。一天中午，門外忽然有人在叫門，我開門去看時，是一位花白頭髮的老太太她自我介紹：『我是約翰遜太太，就住前面第四幢房子裡，我可以進來談談嗎？』我把她引導到客廳，她坐下以後說：『前些日子我就打算來看妳的，我知道妳的丈夫患了病，因爲我時常和妳的孩子談話，所以我對你們家裡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羅伯特太太，我希望我能夠幫妳一點兒忙……』

我剛要回絕她的好意的時候，她打斷了我的話說：『我和我丈夫都明瞭助人爲快樂之本，因爲我們是飽經痛苦的人。現在我能夠幫妳忙的地方，是替妳做飯，替妳看護孩子，妳早飯是什麼時候吃的？』我微笑着坦白的告訴她，自從史密斯入了醫院以後，我根本沒有正式吃過一次飯，每次都是匆忙的吃完孩子們剩下的東西，便去料理家務照顧孩子。約翰遜太太嘆嘆氣，即刻脫下外衣到廚房替我做飯。我那幾個孩子回家時候看見她，一點兒也不覺得陌生。我們吃完飯，她收拾東西的時候對我說：『你可以睡一覺，我一會兒帶孩子們玩玩去。』

我極安適的睡了六小時，可以說這是幾個月來我第一次的甜蜜睡眠。我下樓時看見約翰遜

太太正和孩子們坐在地板上堆積木玩，她堅持下次我去看史密斯時，把孩子送到他家裡去，待我要謝謝她時，她逕自開門走了。

但是社會上有幾個像約翰遜太太那樣好心腸的人呢？我慢慢的察顏觀色的體會到，有些人似乎認為史密斯患的已是不治之症，他已經無繼續生存的價值。言外之意，教我不再毫無希望的等待他了，我每次想到這裡的時候，便把我的孩子摟得緊緊地，藉此冲散我腦中的胡思亂想的。同時我面臨着經濟困難，因為政府調整一般撫卹金發放數額，史密斯的撫卹金也暫時停發，我推銷嬰兒衣物的收入，又不夠家庭開支，於是購買房屋和汽車分期付款付的款項，都積欠起來了。我也不能向波士頓的親友去借債，我母親寡居多年，健康情形不好，史密斯幾年來和他的家裡斷絕音信，再說他也反對我向他們求助。

我知道政府有救濟機關，但是我不能斷定他們是否接受我的申請，而且我恥於開口向人求貸。當我經濟狀況幾乎不能維持時，愛佛力醫生給我介紹紅十字會的一位布朗小姐。她雖然很和藹，我仍然沒有勇氣開口向人求助，最後她說：『羅伯特太太，許多人都有遭遇到很窘迫的處境，但他們都平安的渡過去了。』隨後，她按照我家庭的開銷，扣除我的收入，替我確定一份預算表，負責補足不夠的款項，我的經濟難關，便這樣簡單而順利的克服了。

4

那年九月，也就是史密斯入院療養後的第四個月，他的病勢已有起色，他又獲准於週末回家。這一次他的情形很好，孩子們和我都非常高興。實際他離完全痊癒的地步還差得遠呢。第